

【译者自序】

## 不可忽略的诗歌之旅



**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古典浪漫派诗歌的先驱。代表作有《自由颂》、《人类颂》、《为祖国而死》、《日落》等。他的作品多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古典主义的内涵,同时又注重主观感情的抒发,流露出忧郁、孤独的情绪,反映出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不可调和,具有浪漫主义的特色。

种种迹象表明,从1804年起,荷尔德林的精神仿佛在空中解体的火箭,先是几片隔热瓦剥离四散,逐渐有越来越多的部件脱落,直至三年之后彻底崩溃,于是他的精神进入暗夜,直至1843年死亡。后来他的同乡兼大学同学哲学家谢林回忆诗人精神崩溃前夕他们相见的情形时说:荷尔德林“这把精微调就的琴已经永久地毁掉了”,这个比喻是既准确又生动的。然而就在1800年前后,诗人曾在创作上达到了他艺术的巅峰,产生了他作为德意志诗歌史上成就和地位最高的竖琴诗人所赖以成名的最重要的作品。

读者眼前的这部《荷尔德林后期诗歌》,在这个角度上看,实在就是记录了这样一把小提琴在其状态的巅峰所奏出的大师之作以及其后逐渐崩坏、不再能演奏完整乐曲的全过程:1804年初誊写出最后的一两首完整诗作(《纪念》和《日耳曼尼亚》)之后,诗人在精神进入完全的暗夜之前只留下许多残篇和断章,甚至只言片语。从这些残篇断章乃至只言片语里,我们依稀仍能看出其作者精神的深度、诗艺的精湛,但也感觉到不可探测的晦涩和黑暗。如果不乏批评家或译者能探究其深度、传达其精湛,那么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洞察其黑暗、廓清其晦涩。

作为读者,应该怎样阅读这样一位诗人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写出的作品和称不上作品的草稿、片段乃至只言片语呢?正确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一个字都不忽略地精读和反复地精读。但是这个要求在当代读者那里要得到实现绝非易事。在当代的中国,很多外国诗歌的读者(甚至不少专业是文学和文学翻译的人士),除了中小学等启蒙时代记诵的浅近的中国诗词以外,没有正式接触过作为古代文学主体的雅正诗歌,更没有对这样的雅正诗歌传统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他们只熟悉20世纪初以来出现的

新诗以及滋养这样的新诗的诗歌翻译。在语言层面上,这种古典诗歌传统缺失下形成的对诗歌语言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语言的预期实际上把现行语文教育导致的狭隘片面和平面的语言与“语感”当成衡量汉语、特别是诗歌汉语的永恒的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圭臬;在写作方面,这种现状导致了现行语言的无营养、无增益循环;在阅读方面,导致了这样的语言由于高度程式化而形成的一目十行式的模块阅读习惯。在他们那里,任何文本,如果破坏了这种程式化的模块流畅阅读,就被视为文笔糟糕,这是妨碍大陆汉语背景的读者有效阅读古今中外文学文本的一个问题严重的阅读习惯。

多年以前在我还读研究院的时候,有一次去旁听某著名美国中古中国文学教授讲杜甫的课,这位教授讲授一篇篇诗作时,轮流让学生用中文朗读,然后用英文讲述大意。当时正好说到杜甫在成都草堂时写的《狂夫》: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

风含翠筱娟娟静,雨裊红蕖冉冉香。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

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当时轮着诵解这首诗的是国内本科时古典文学专业、到美留学的中国学生,结果把“欲填沟壑”解作“欲壑难填”了。这样的错误,反而是外国学生所不会犯的,因为他们头脑的词库中没有“欲壑难填”这个成语模块,于是就老老实实地去查“欲填沟壑”。而那位中国学生虽然是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却既不知道“填沟壑”的典故,又从视觉认知上被在当代汉语中强大的成语模块“欲壑难填”——这两个不同的短语有三个字是相同的——所误导,以为在这里完全没有任何语言和知识难点,结果是自己跌进沟壑里了。如果这里的“欲壑难填”这个成语模块本

身还属于地道的汉语,只是在当代汉语中的滥用盖过了其他词语,导致不甚审查的当代读者因想当然而出错,那么,流行于今日汉语和汉语文学作品中的许多、甚至大多数其他词语模块则其本身往往就是以讹传讹、以讹生讹、以讹造讹的结果,它们往往词义模糊、内在地自相矛盾或不通,是为凑双音节而生造的,与汉语的词源和

作为读者,应该怎样阅读这样一位诗人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写出的作品和称不上作品的草稿、片段乃至只言片语呢?正确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一个字都不忽略地精读和反复地精读。

传统完全脱节,在臆想中是欧化的(因而也是时髦而“高级”的)但实际上是洋泾浜或“土腔浜”的。

同这样的流行诗歌或诗歌翻译语言不同,《荷尔德林后期诗歌》的读者在本书中会看到很多“欲填沟壑”式的语句,但是他们既不当把它们自动替换为“欲壑难填”,并一目十字甚至一目十行地进行模块阅读,然后以为自己读懂了,更不要以为“欲填沟壑”是写错了或写得很糟糕,以为“欲填沟壑”是译者不会说“欲壑难填”或故意标新立异,非得把一个大家熟悉的成语扭曲,因而责怪译者“语文没有学好”、“没有基本的语言功底”,甚至产生极端情绪化的反应。如果读者有耐心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这部译诗集读完,花心思去弄懂为什么这样说,那么他会发现,他在这样的精读过程中丧失的其实并不是语言的愉悦,而只是语言的痴与騷;他获得的却是语言和审美经验的深化与扩展。

□刘皓明(本文系《荷尔德林后期诗歌》一书白文普及版自序,标题为编者所加,该书近期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 不去祸害人间不去祸害你

对于爱情,在冯唐诗里,爱情是在一起一切都对,爱情是见面欢喜,不见面想念,包容和慈悲。爱情就是在一个有雨有肉的晚上,和你分一瓶酒。

□书评人 宋君

冯唐老说,他心里有肿胀,要写出来,要化掉,才舒服痛快。

写诗的人,总要有与别人不同的洞察力,对于世界,对于姑娘的身体。

冯唐在序言里有句话说,累的时候,身外有酒,白、黄、红,心里有姑娘。

男人其实很容易满足。就像冯唐的偶像亨利·米勒说的,我对生活的全部要求不外乎几

本书,几场梦和几个女人。这就够了。认识冯唐的人常说,他上半夜写最纯情的小说,下半夜就写最黄的黄诗。小鸟小兽小妖,赋,比,兴,这百十首诗就是在无数个下半夜里流淌出来的。

冯唐在麦肯锡学到了金字塔理论,在妇科医院学到了卵巢结构,他用这些逻辑和科学思维把诗经、唐诗、俳句、民谣,磨豆腐一样揉碎了,捏成种子,塞进子宫,再长出来的就是冯唐独一无二的唐诗百首。叫这个名字似乎还真有与古诗一较高下的意思。都是诗,都有境界,可比不可比。

诗是文中酒。诗是真的好汉语。一个字就要写出鲜衣怒马、元气淋漓来,没有过人的手段,就不敢轻易落笔。柴静说,冯唐的文字腥,鲜,辣。读冯唐的小说,他老爱用“阳具强直”,“中横一管阳物”这样男性荷尔蒙凛冽的句子。而这百十首

诗,除了秉承冯唐一贯的嚣张和淫荡之外,还有一股子诗人才有的深情致意。据说没有哪个姑娘能拒绝诗人和流氓的深情。

所以冯唐能在诗里说,你的屁股像马。冯唐也能说,不是想喝大,是想喝大了不怕,然后和你说话。就像一个十八岁的少年一样,姑娘就是全部的信仰。

对于爱情,在冯唐诗里,爱情是在一起一切都对,爱情是见面欢喜,不见面想念,包容和慈悲。爱情就是在有雨有肉的晚上,和你分一瓶酒。

冯唐的深情带着北京人独有的坏和痞,惹人笑骂,却不讨厌。冯唐对姑娘的承诺不是“下辈子还在一起”,而是“下辈子做你的床单”,“下辈子一起做黄瓜、北极虾”。

这其中境界的差别,就是西门庆和柏拉图之间的差别。冯唐好古器物,爱玉,心里

住着最美的姑娘。

夜晚就闷着头,写小说,写散文,写诗。冯唐心中的姑娘神秘莫测,忽而是玄机,忽而是孟寻,忽而又不是朱裳。姑娘在冯唐诗中更加捉摸不透,先是只留了局部,变成乳房,头发,泪花;而后人形也没了,变成松露、沉香,全熟但有点腐败的梨,糖,气味和光。

姑娘是冯唐的玉,盘在身上,藏在心里。姑娘也成为他写字的某种发韧,酿诗的酒精,促成他当一辈子深情的流氓,写中国最好的黄书。快到四十岁的时候,做减法,百十首冯唐诗,成了一个诗人。

冯唐在诗里说,不去祸害人,不去祸害你。

这让人想到著名的俳句,撒把米也是罪过啊,让鸡斗了起来。

他那些用来打败时间的文字,祸害的人还少吗?



冯唐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